

中国当代少年小说

四弟的绿庄园

秦文君 著



SIDIDELUZHUANGLYUAN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中国当代少年小说

ZHONGGUO DANGDAI SHAONIAN XIAOSHUO

四弟的绿庄园

SIDI DE LUZHUANGYU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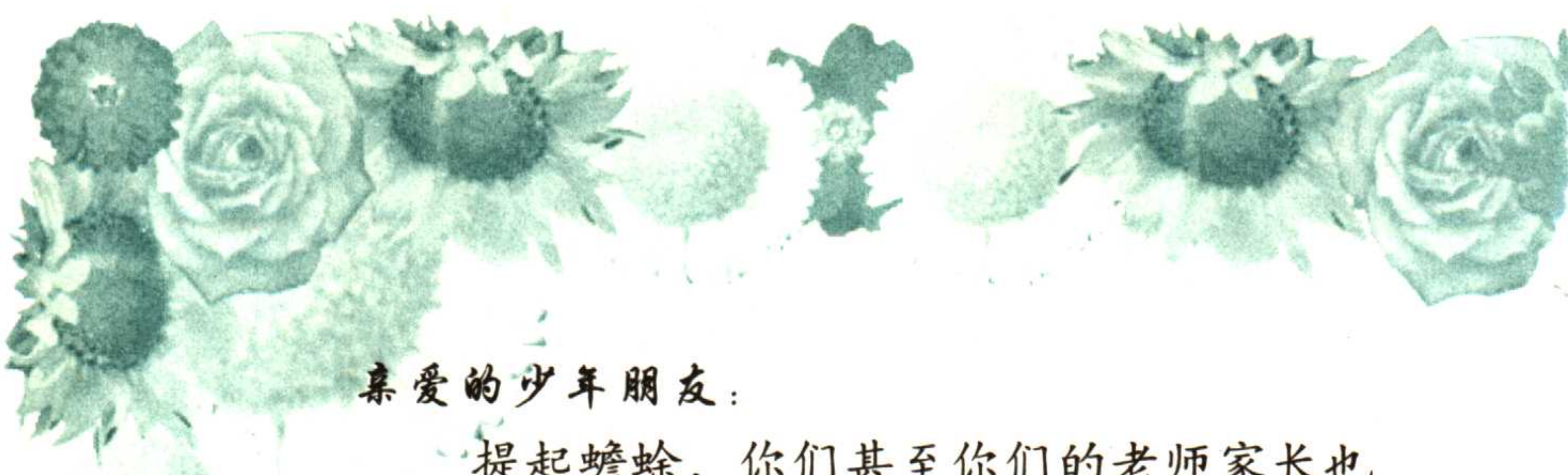
秦文君 著

QINWENJUN ZHU



作者简介

秦文君，女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少年儿童出版社《儿童文学选刊》主编。1982年起开始创作，已出版作品三百余万字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男生贾里》、《女生贾梅》、《小鬼鲁智胜》等，曾多次荣获各种儿童文学大奖，特别是多次在各种少年儿童读者投票产生的“知音奖”、“好作品奖”和“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奖”中名列前茅。其中《家有小丑》、《宝贝当家》等作品拍摄成电影、电视剧播映，有不少作品在海内外出版、获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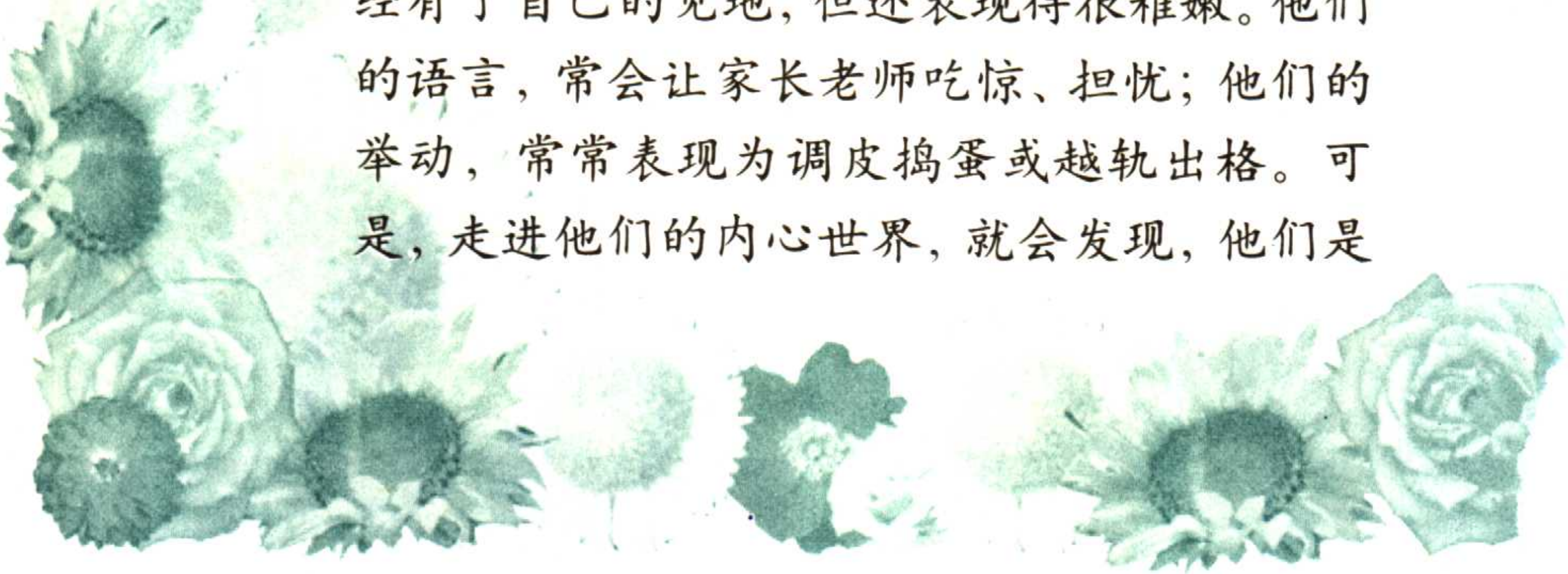
『绿蟾蜍丛书』

致辞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：

提起蟾蜍，你们甚至你们的老师家长也许都会说，不就是又脏又丑的癞蛤蟆吗？怎么用它做书名？其实，蟾蜍很有点像不被认识的丑小鸭，别看它样子有点疙里疙瘩的，一点儿都不漂亮，可它清除害虫、保护庄稼，对农业、对人类是有益的。古人把它作为图腾来崇拜，张衡著名的“候风地动仪”上就有它的造型；而“蟾宫折桂”则历来被比喻为科举中第，金榜有名。所以，我们用它来命名这套中国当代少年小说丛书，自然有着深切的寄托和希望。

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和你们一样，是那些正在长大的少男少女。他们朝气蓬勃，他们勇于探索，他们混沌初开，他们我行我素。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，但还不够成熟；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见地，但还表现得很稚嫩。他们的语言，常会让家长老师吃惊、担忧；他们的举动，常常表现为调皮捣蛋或越轨出格。可是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，就会发现，他们是





『绿蟾蜍丛书』 致辞

那么质朴可爱，他们需要理解和关怀，需要得到应有的承认。他们就像蟾蜍一样，乍看上去可能会令人觉得别别扭扭不舒服，但细细观察、了解，就会发现蕴藏其中的真善美。谁又能说活泼好动、有自己的想法和尊严，不是少年成长的健康要素呢？谁又能说有过失和不足，甚至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，不是少年成长的必然经历呢？只要有了适当的引导，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爱护，他们是可以自我提高，成为对祖国、对社会有益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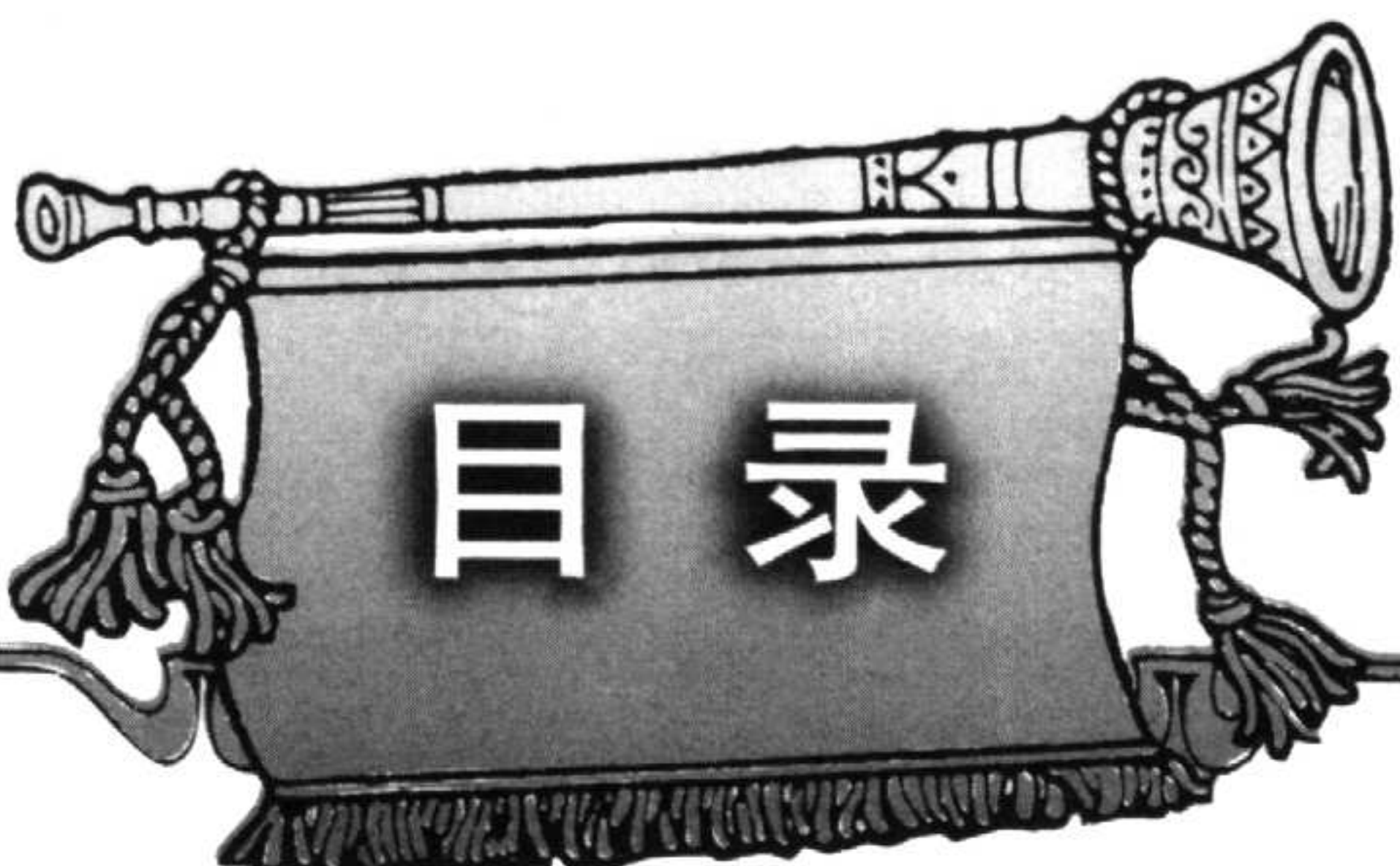
“绿蟾蜍丛书”由北董先生主编，有十位热爱少年、理解少年、深受少年读者喜爱的知名作家撰写，书中反映的主要是当今少年的生活。愿你们通过这套书，能更好地认识自己、认识世界，做一个生活中的智者和强者。

绿蟾蜍——是充满活力和青春希望的象征；蟾宫折桂——是我们对每一位小读者的衷心祝福。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1998年3月





目录

❧ 四弟的绿庄园	(1)
⚡ 瑞黎姨妈	(18)
★ 迟到的敬意	(29)
💎 少女罗薇	(47)
📖 告别喬凡	(61)
🏠 老祖母的小房子	(77)
📺 妈妈呀妈妈	(100)
□ 窗外的萧晓	(105)
✈ 谢谢，你真好	(112)
🌿 友情	(120)
👤 她，他，她	(126)
⚡ 掘地三尺	(132)
🕒 以后我要记住	(138)
📖 她当了三好生以后	(146)
🌿 男孩萧克和隐身朋友	(151)
✳ 家庭之战	(159)
◆ 向前看——齐	(163)
☾ 姐妹情深	(170)
☆ 男丁传奇	(177)
☺ 我家老郑	(198)
♣ 新官鲁智胜	(214)

四弟的绿庄园

SIDIDELUZHUANGYUAN



●

我当女孩时，想法千奇百怪，有一阵特别推崇吃辣椒不眨眼的男孩，感觉他们坚毅无比，能包打天下。四弟就能大口嚼辣椒，又是家中众多姐妹中惟一的男孩，我坚信他会成为大人物，那是种充满善意的深刻期望。母亲更是如此，待他像收了个门徒，不停地教这教那。

四弟驯服地听讲，双膝并拢，弓着背，只占很小的地方；目光却不与母亲对视，游游移移的，忽而倏地一笑，走神想他喜欢的东西。

他仿佛也寻不到真心喜欢的东西，兴趣千种万种变幻无穷，先是热衷于扮医生，往我肋上叩几下，开张皱巴巴的药方。母亲大喜，紧忙买回听诊器。谁知

2 四弟的绿庄园

不几日他就移情于养蝌蚪，拔下听诊器的橡皮管吸蝌蚪粪。母亲又兜遍全城买回一个漂亮的瓷鱼缸。哪料第二天他就将那些小生灵送了人，缸底凿个洞，栽上棵病秧秧的蓖麻。他就那么恶作剧般地轮番折腾，种种热情都像先天残缺的种子，刚入土就死得不明不白。他的操行终于使母亲的痴情犹如蚕蜕壳，一层层蜕去，最后结个硬茧。

家人爱怨参半的目光仿佛使四弟很痛苦。才十岁就善于偷眼察看父母脸色，常常低眉顺眼。我有一回远远瞧见他垂头丧气走来，斜刺里跑来个脸色白拉拉的男生，伸手往四弟脸上抽打两下，四弟居然不敢还手，像只地老鼠似的疾速逃遁，逃出几米才阴阴地骂了一句人。整个一天我失魂落魄，说话口吃，随时都能淌下眼泪。那白脸男生就成为我生平第一个恨过的人，就因为他让四弟那么羞愧地败在手下。

同年冬末的寒潮里，四弟染上肺炎，病愈后竟开始赖学。父母软硬兼施，他却哀哀地，似乎满腹心酸。班主任上门来家访，耸起肩来幅度很大，耸完就说四弟留级已成定局。

我祖父就在四弟眼看垮掉的当儿，从山东老家日夜兼程赶来。我感觉他的红脸膛儿像初春第一束温馨的阳光。他说梦见孙儿在呼唤。真神了！

祖父身材魁伟，蓄的白胡子及胸，戴一顶晒白发脆的单帽，全身散发着浓烈的劣质烟的辛辣气。

祖父的出现使四弟活跃起来，一老一小凑得很近交谈，鼻尖对鼻尖。祖父弯下身，四弟则凸胸站个笔直，仰脸如向阳的葵花。他的脸毛茸茸的，满是短而纤细的白汗毛。我总想像抚摸一枚鲜果那么去抚摸它。

祖父打点行装那天，四弟突然离家出走，到夜里仍不见踪影。后来母亲在她的大枕头下翻出四弟的留条，大意是他已铁心去老家，如应允就打开所有窗户表示欢送，否则他情愿讨饭也不回家。父母横商量竖商量，家中的灯彻夜不眠召唤他。惟有祖父鼾声舒畅，我怀疑他参与了四弟的密谋。

拂晓时父母决定妥协。我跑去打开窗户，远远的忽暗忽明的天光中，有个男孩蹲在旧屋檐下，眼白在暗影中忧郁地闪烁，宛如湿了羽毛走投无路的夜鸟。突然，他瞥见大开的窗户，朝天直直地举着胳膊奔来，带着夜里的潮气飞跑，嗷嗷叫着，气势如一举攻克堡垒的壮士。

后来四弟伸手向母亲索讨他所有的东西，包括养冬虫豁了边的罐子。他把家什塞进灰扑扑的帆布包，在小腿上还别出心裁地勒上绑带。

送别那天我怕自己会伤感，特意让母亲到时提醒我。火车启动的瞬间，四弟竟满面春风，大作挥手状，弄得家人只好硬僵僵地笑。

母亲是顶不快活的，四弟离她时如此笑口大开让

她发闷。竟没有一点儿留恋，这铁石心肠的四弟。母亲抻抻袖子，弄好头发。我感觉要让人克制内心汹涌的感情那简直难死了。在春寒裹挟的空车站内，我们伫立许久。我牵着母亲的手，我们空落落的心连为一体。然而当我踏进家门，一种说不出的惶惑便袭上心头。少了一个人，这个家就缺了一块，从此欢乐会从缺口中逃掉，思念和忧愁会从缺口里闯进来。

祈祷你早日平安归来，亲人四弟。

父母大人在上：

见字如面。自祖父携儿一路平安抵鲁已有数日，衣食住行均好，请勿惦念。

敬祈

大安！

四儿叩上

收到这么封八股兮兮的平安信，我们简直瞠目结舌，四弟怎么变成文绉绉的老先生了？只有父亲沉默着，半晌才说这属于祖父的文风。祖父为人忠烈豪放，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，但因为出自孔夫子故乡，十分注重礼仪，特别对古色古香的书信体怀有一腔热情。父亲说这热情来自他对文化的崇拜。

那夜全家人都毫无睡意，揣着种欢喜与苦涩交织的情感，你一言我一语拼凑着千里之外的情景：四弟

双肘倚在炕桌上，紧捏笔杆儿，祖父念一字，他写一字，他甚至结结巴巴不能将它们读连贯。遇上不认识的字，他就用笔杆使劲掏耳朵。祖父呢，用粗大的手指一遍遍在桌面上比画着……

可自那封平安信后，四弟竟杳无音讯。

春去夏来，四弟遗留在家的种种迹象，犹如一双像纸那么薄的破跑鞋底，因换季的大清扫送进了垃圾箱。四弟就像是气味一般，从聚到散。日子一天天擦抹去四弟往昔的种种恶作剧，我发觉他在一天天光亮。

寄往山东的信几天一封，但始终没有四弟的复信。难得祖父笼统地复一封，寥寥数语，开头总是“见字如面”。

那个夏季郁闷潮热，气压低低的，母亲下颏日益尖削，心里筑起的防线崩溃了，深处的缺憾就泉涌而出。

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她絮絮地说。

父亲总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“哪能呢！”

“出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别瞎想！”

母亲叹息一声，仿佛面对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。她说当初答应四弟是想让他在外吃尽辛苦，然后浪子

回头，她以为四弟过不了几天就会寄讨饶信来的。

然而，四弟如出弓的箭。

终于，母亲忍不下去，写信说思念四弟，希望他照张近影寄来。母亲的聪明使父亲微笑得摇头晃脑，全家兴冲冲地等待着四弟露面。

不久，照片寄到，竟是张集体照！十来个裸着上身的男孩蹲在一个土坎儿上，一律是长脸膛、一头焦黄发硬的头发、肩膀被耀眼的日光晒得黑沉沉的。照片印得含含糊糊，因此只能隐约看见居中的男孩与四弟有些相似。

四弟和同伴的集体照装进镜框，我分外喜欢他们的潇洒随便。母亲常对着它出神。秋天里，父亲也有些变，我想将四弟交给祖父他一定称心，只是四弟那儿渐渐地断了消息。

祖父已有三个月未写“见字如面”了。

母亲又照例絮絮叨叨：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父亲说。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母亲还是这句老话。

“我想不大会。”父亲口吻已失去坚定。

“出了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会出些什么意外呢？”父亲拼命按太阳穴。

就在父亲承认内心焦灼不安的第二天，北方人的急躁天性使他立即去买了三张火车票，他们带我一道坐上北行列车。列车动荡向前，一路风尘，我感觉正

分分秒秒地接近四弟。

山东的深秋干燥中夹带着寒意。初见四弟我吓了一跳，他穿得鼓鼓的像个山东大红枣，头发理得像个老头。母亲对他张开手臂，仿佛怜悯地等待游子扑入怀抱。

四弟清澈的眼光一闪，或许是我们惊讶的神情冷落了他，他躲到祖父宽大的背后，瞬间就传来闷闷的捶背声。

祖父病得很重，但仍坐得笔挺地迎接我们。后来才知，祖父已病了半年多，但从来对我们守口如瓶。

本家的几个婶子先后赶到，大都穿着鸭蛋青的裤子，脸孔明丽。她们带来些鸡蛋、羊肝、猪肉什么的，有的张罗做油饼，有的杀鸡。有个婶子边掐葱头边跟四弟说着话，仿佛她对他的宠爱更不一般，说几句就动手，推他拍他在他鼻尖上点一下。还有一个婶子穿梭着大声吆喝四弟去生火，他慢了一步，她便随手往他肩上一拍，他被拍得咧嘴。我感觉她们待他亲昵得像浓厚而又甜过头的蜂蜜。母亲怔怔地，充满惶惑，干巴巴地说：“亏你们照顾他。”

四弟屈着一条腿跪在灶口前，火花闪闪，他鼓凸的腮油亮亮的，像精神的小泥人。他居然知道烧火诀窍，架好柴，火忽拉一下直窜出灶台半尺高。母亲搂着我站在边上，他却不肯转脸，只执拗地留给我们一

个侧影。母亲的手松了，从我肩上滑下去，我背上的衣服沙沙响一阵。

家乡是鲁菜大系的发源地，普通原料也能炒出丰盛的菜肴。然而母亲却失去常态，不顾应酬，滴水未进。

父亲见势头不对，饭后就很英明地把母子二人推出家门单独在一起。很晚，母子俩携着手进来，四弟眼圈微红，母亲则更是悲喜交集。

“母子相认了？”父亲欠起身笑。

四弟主人似的忙着把我们的提包归在一起：“我说话转不过舌头，出口就是山东腔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写信？”我说，“不要我们了？”

“谁不要谁呀！”他大人物一般，“我忙呵，里里外外。不是寄照片了吗？！”

“哦，那张赤膊的？”

“什么赤膊的？那叫光膀子！说赤膊他们会笑话的！夏天种地时照的。种地，流汗长老茧。”

太可怕了，他在家人人捧在手心，到这儿却让他种地！像耕牛那样辛苦！哦，亏得我们来拯救他！

从那晚起，四弟就不疏远我们，甚至亲热得寸步不离。有一天，他邀请我们去看他种的地。

祖父支撑着同行。大病初愈，他的个子缩小了点，系完鞋带佝下的身子半天才能直起。祖父曾是四

乡闻名的种地瓜专家，他种的地瓜个大、糖分足。祖父总说是那块土肥，养人。撑到田头，祖父倚着株老树，迷迷糊糊地睡去，他的睡姿像一个闭目养神的老神仙。

四弟的地是那块肥土中最向阳的南端，才方圆几步，用些小栅栏围起，边上竖了块小牌，四弟写着：我的庄园。

秋日景美，他的庄园洒满旺盛的阳光，他在那儿像一株蓬勃的小树。四弟突然蹲下，把一块黏土搓细了。他扒开地瓜秧让我们看，只见细腻饱满的土上，纵横交错着许多裂痕。

“我把力气藏在里头，”四弟仰起脸来，“播种时刨地，夏天锄草，浇水打虫……”

“地瓜熟了。”父亲用脚踢踢土。

“是力气和本事熟了。”四弟大叫道。

我们帮他收获地瓜，它们淡红色的，新鲜如婴儿。有一个巨型的地瓜足有小盆大小，沉甸甸的，外皮上粘着渗出的糖分。天很高，无云，四弟在他的庄园内手舞足蹈。我感觉他过得自由、浪漫。

穿红戴绿的婶子们推来架子车，装着地瓜。她们让四弟去驾辕，就像差使一个本领通天的男子汉。我感到从未有人这么重视过他，家人都把他当成个不能信赖的小不点儿。

四弟驾着装满他财富的架子车，一路吆五喝六，

路人见了硕大的地瓜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。四弟同他们打招呼，整个儿像换了个人。我想，那一天会唤起他久远的骄傲。

母亲讷讷地说：“怎么可能是他干的呢！”

“他喜欢这儿，”父亲说，“喜欢无拘无束，这像我。”

母亲迅速地扫了他一眼。

我记得父亲一向喜欢夏天打赤脚喝凉水，原来这些习惯还有根源。父亲胖胖的，村里人都说他在外发了迹，但他不喜欢城市工作，他说一口牙全坏了，都是水土不服。

祖父用脚顿顿地，他说地底下是实的，土是活的，有经脉有灵性，通晓它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。四弟他一来就迷上它，能在地里成天地劳作，还喜欢同它谈天，它是一个博大宽深的潭，他把力量和才智还有汗滴都储存在土里，藏久了能酿出发甜的浓郁芬芳。

回村路上，远见炊烟袅袅，多情而又婀娜。祖父的院里卵石铺地，有只大缸，满盈盈一缸雨水，我忽然感觉四弟凿个洞的金鱼缸那么微小，过于精致。他现在可以养一河的蝌蚪，种一亩蓖麻……

祖父当晚送了枝小猎枪给四弟，可以装铅弹打小走兽，说是秋收完毕就可上山。四弟攥紧他的拳，招招摇摇地走了一圈。父亲忍不住拍拍他，也许忆起他



“地瓜熟了。”父亲用脚踢踢土。

“是力气和本事熟了。”四弟大叫道。